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论原因、本原与太一

[意] 布鲁诺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论原因、本原与太一

[意] 布鲁诺著

汤侠声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原因、本原与太一

[意] 布鲁诺 著

汤 侠 声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301

---

1984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43 千

印数 9,200 册

印张 6 1/2。插页 5

定价：1.00 元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ДЖОРДАНО БРУНО**  
**О ПРИЧИНЕ, НАЧАЛЕ И ЕДИНОМ**

本书译文据

苏联敦尼克(М. А. Дынник)译自意大利文的

《布鲁诺对话集》转译

(Джордано Бруно, ДИАЛОГИ, перевод с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49年, 莫斯科.



乔尔丹诺·布鲁诺



雕塑像, 立于罗马花卉广场  
雕刻家费拉里(Ettore Ferrari)作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 译 序

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是杰出的意大利哲学家,他积极宣传无神论思想,热情捍卫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坚决反对经院哲学和罗马天主教會的英勇战士,是需要巨人的时代产生的巨人。

布鲁诺从 20 多岁起,便因独立思考、不盲从圣经神话而被斥为异端分子,到处流浪。1600 年 2 月 17 日被罗马教會焚毙。《论原因、本原与太一》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先后被译成德、英、法、俄、西、匈等多种文本。

该书共有五篇对话。第一篇是为《灰堆上的华宴》一书作辩护的。

第二篇对话着重论证“世界灵魂”。他认为世界灵魂是形式本原,是万物的真正作用因,它充满一切、照耀宇宙、指导自然产生万物。但他同时又说:物质与形式“都是最最永恒的本原”,形式是“内在于物质”、并“被物质所规定、所限制”的。可见,他的哲学是裹着泛神论外衣的唯物主义。

第三篇对话着重考察形式实体与物质实体。作者认为:“一切自然形式都源起于物质,并又回归于物质”,“形式离开物质,便没有存在”,只有物质是“永恒的、常驻的、持久不易的、配称作本原的”,“物质是依然故我,是结实生果的东西,应该优先地被当作实体性本原来认识”。在第一绝对本原(即太一)中,一切差异、一切对立都消失了。这种关于精神实体和有形实体归于一个根源的唯物主义学说,是后来斯宾诺莎关于唯一实体的学说的先声。

第四篇对话讲有形体东西的物质和无形体东西的物质。作者

认为,不仅具有具体形式的事物是物质的,而且作为太一的第一本原也是物质的。物质应该称作神物和最优秀的生产者,应该称作自然万物以及全部实体自然界的生育者和母亲。他甚至认为:上帝,即“最高的静观”,“对于不相信他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是无”。

第五篇对话对太一作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一、宇宙是统一的、无限的、永恒的;无数世界仅只在宇宙中运动。二、对立面一致原则。他证明:无论是直线与曲线、弦与弧、还是冷与热、爱与恨,等等,所有这些对立面都吻合于一。他认为这个原则是认识自然的最大诀窍。

布鲁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是从古代素朴唯物主义向17—18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过渡形式,它是封建关系瓦解、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历史过程的理论反映。布鲁诺在反对宗教、反对神学世界观、确立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方面建树了伟大功绩。在人类思想史上,他是为真理而献身的伟大战士。

## 目 录

献词	( 3 )
诗四首	( 6 )
第一篇对话	( 11 )
第二篇对话	( 38 )
第三篇对话	( 62 )
第四篇对话	( 90 )
第五篇对话	( 115 )
译后记	( 136 )
译名对照表	麦著善,陈新等编(137)
布鲁诺生平和著作年表	陈尘若撰 (163)



# 献 给

165

最尊贵的  
莫维榭、康克雷萨尔特和让维尔的领主  
笃信基督之王的功勋骑士  
御前枢密会议参赞  
五十名甲士管带  
派驻英吉利女皇陛下的使臣  
米舍尔·德·卡斯台尔诺大人<sup>①</sup>

最尊贵的、盖世无双的骑士：

您对我恩上加恩、惠上加惠，您的慷慨大度、坚毅不拔和殷殷关切，使得我感激涕零，五体投地，结草难报，您总是排除一切困难，摆脱各种危险，使您的一切最受人尊敬的意愿得到实现。当我从观察到赞叹您的这些高贵品质时，我开始理解到：您那威武的盔甲上的高雅的华饰，对于您是多么的相称，从那里仿佛有一股清彻的泉水倒挂，是那么温柔纤细，但却柔中有刚，它不断地、经常地在那滴呀滴呀，它的坚毅顽强使它能把那最致密、最坚硬、最结实、最粗糙的顽石变软、削薄、穿透、磨光、研成粉末。

<sup>①</sup> Микель Ди Кастельново(法文读作 Мишель Де Кастельно)——16世纪法国外交家、军人和国务活动家。曾将彼得·拉莫斯用拉丁文写的古代高卢人的风尚一书译成法文，死后遗有回忆录。1575年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布鲁诺大概是作为秘书一度住在他家中，这段时间：自1583年夏至1585年10月，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布鲁诺用意大利文写的《灰堆上的华宴》、《论原因、本原与太一》、《论无限、宇宙和众世界》和一部用拉丁文写的著作，就是献给他的。

另一方面,您,感谢神的旨意,感谢那崇高的上帝和命运的安排,您是我全能的、强有力的保护者(至于您在其他方面的英勇义举,那就更不用说了),使我能够摆脱我经常遭受的各种不公正的攻击;在那种情况下,要想不放下武器、不灰心失望,要想不被那罪恶谎言的激流所制胜,真得具有真正的英勇奋战的精神;那些无知之徒的嫉妒、诡辩派的成见、心怀恶意者的诽谤、奴仆们的闲言蜚语、  
166 势利小人的中伤、喽罗们的仇视、糊涂人的猜疑、饶舌者的困惑、伪君子的甜言蜜语、蛮暴之徒的痛恨、庸庸小民的狂怒、名流的愤慨、屈服者的抱怨、受惩治者的哀号,正是利用罪恶的谎言、穷凶极恶地向我展开进攻的;在那种情况下,所差的只剩粗野的、愚蠢的、阴险的女人的盛怒了,女人的虚假的眼泪,往往比任何成见、嫉妒、中伤、闲言蜚语、叛卖、愤怒、忿恨、颠狂等的惊涛险浪和狂风暴雨都更为有力;——每当我记起这一切情景的时候,我便看到那个昂然屹立的、坚定不移的、常年如一的礁岩,尽管波浪滔天,它总能再度出现,在那沸腾的海面上露出它的峰颠,无论是苍天的暴怒,无论是恶劣天气的肆虐,无论是惊涛险浪的疯狂冲击,无论是大气中怒号的风暴,无论是狂风之神的粗重的喘息,都丝毫不能使它移步、动摇、震撼,相反地,它倒是更加坚定、稳固,更加昂然不渝了。您秉赋双重的美德,由于这一点,那汨汨不息的纤柔的源流具有无穷的力量,狂风骇浪在您面前徒呈凶险,顽石在那滴泉之下索然低头,您就是那坚挺不拔的礁岩,在汹涌的浪潮中倨然耸立。您同时也是平安宁静的港湾,保护着真正的缪斯们<sup>①</sup>,您也是招致灭亡的峭壁,把一切谎言的炮弹和向他们进攻的战船都撞得粉碎。

至于我,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指责我忘恩负义,任何人都不能责怪我不文无礼,任何秉公而断的人都不至于说我的坏话。蠢货们所憎恨的、卑鄙小人所蔑视的、下三滥所辱骂的、油头滑脑的

<sup>①</sup> Музы — 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之女神,计有九名。——译者

家伙们所指责的、野兽般的劣种叛徒所出卖所追踪的我，是贤明的人们所爱戴的，学者们钦佩我，高贵的官宦颂扬我，明达的权贵尊敬我，神明们处处庇佑我。由于这种伟大的庇佑，我得到您的掩护，得到您的豢养，得到您的保卫，得到您的解救，您把我安置在安全之地，使我停泊在宁静的港湾里，把我从凶险的、致人死命的风暴中解救出来。 167

现在，我将这锚、这些缆索、这些被扯碎的帆以及这些对于我说最为珍重的和对于未来世界说至为宝贵的物品，敬献在您的面前，希望在您的庇护之下，它们不致在罪恶的、动荡不安的、对我切齿痛恨的海洋中遭到湮没的命运。它们将凭借神圣的光荣之庙宇，向时代的无知、无耻、贪婪、蛮横展开有力的抗击，并将永世作为您的所向无敌的庇护的见证人，好让全世界都知道：为崇高的智慧所感召、为从容不迫的情感所孕育、为诺拉的缪斯所诞生的、高尚而神圣的才杰之子，由于您，没有在襁褓之中被人扼死，他不仅没死，而且还希望活到那样的时候，那时，大地将转动着它那生气蓬勃的表面，与熠熠发光的众星辰交相辉映，蔚为壮观。

## 诺拉人乔尔丹诺寄语 宇宙万象的本原

太阳啊！你还在黄泉汇集的冥海中流连，  
高升吧，请扶摇直上那众星拱极的九天！  
健行不息的列宿啊！你只消把正路指点，  
就可以看见我与你们肩并肩勇往直前。  
我涉长空履云气翩然步入飘渺的梦境，  
是你们的恩典教圣域为我卷起了珠帘。  
无始无终的时间，你把真理埋藏在深渊，  
我如今要叫它出幽谷升乔木炳耀人间！  
瞻前顾后的心灵啊！你为什么逡巡不前？  
难道是这件大事还没到瓜熟蒂落之年？  
尽管那一重重阴翳紧紧地包裹着尘寰，  
我们的圣山啊，你却在光明中澡沐峰峦！



## 给自己的心

169

山岳啊：你虽然托足于黄壤，  
却高峰挺拔岸然直干银汉。  
心灵啊：你洞观万物的极限，  
又怎能不向帝乡引领顾盼？  
当仁不让，决不可匍匐尘寰，  
听黄泉卷入幽冥，徒然嗟叹！  
且远翥高飞把大自然细看，  
在上帝的抚摸下化为烈焰！

## 给 时 间

你这老人啊！既缓又急，掩而复彰，  
究竟说你是恶还是善？难定主张！  
你慷慨又吝啬，给了又亲手索还，  
自己生出来的，你又教它把命丧。  
你苦心培育的结晶，转眼弃道旁；  
你视同拱璧的宠儿，膏之于饥肠！  
既然你创造一切又破坏了一切，  
说你既不善也不恶岂不是荒唐？  
当你高举起残酷的皮鞭的关头，  
一转念你又放下了行凶的臂膀；  
在黑漆一团看不见迹象的地方，  
才能说你是既不邪恶也不善良！

㊦

## 颂 爱 情

170

爱情啊！凭着你我才把真理认清。  
穿过了一重重坚如钻石的关隘，  
那睿智从双眸透进了我的心灵，  
它为鉴照而诞生成长，永作明灯。

任凭是天堂、人世与地狱的隐情，  
全都被描个一清二楚，绘影绘声。  
它能使敌人败北，也能叩人心灵，  
教一切深锁沉埋者都立见光明。

世人啊！对真理自应当恭敬屏营，  
且洗耳把我的金玉良言来倾听，  
尽量地睁大你昏花眩翳的双睛！

你自己无知，才说爱情幼稚天真，  
你自己善变，才诋毁它反脸无情，  
你自己短见，才咒骂它瞎了眼睛！

从原因、本原和永恒的太一之精，  
化生出万物的存在、生命和运行，  
展现了有长宽高的万物和众生，  
以及那天堂、人世和地狱的内情。

171

我依傍着官能、理性和心智判明：  
虚幻者才没有运动、数量和权衡；  
原来是永恒的活力、数目和轻重，  
宰制着天上、地下和世间的众生。

我根本就不怕迷惘、仓皇和困境，  
更无论胆怯、嫉妒和粗暴的横行，  
纵加上轻薄和狂妄也终究无灵！

这岂能使我头晕目眩不见本真，  
岂能凭帷幕花招掩盖我的眼睛，  
岂能在太阳前面遮断它的光明！

## 第一篇对话<sup>①</sup>

172

对话人

艾里特洛标,斐洛泰奥,阿尔麦索

艾: 就像习惯于黑暗的囚犯从牢狱的阴暗角落走到阳光里那样,许多习惯于庸俗哲学的人们,由于受不住你那像太阳一般明亮的新颖概念,因而感到恐惧、惊讶和局促不安。

斐: 问题不在于阳光,而在于眼睛:太阳本身愈是灿烂、愈是明亮,在猫头鹰的眼睛看来,它也就愈加可恨,愈加令人不快。

艾: 斐洛泰啊,你所从事的是一桩艰巨的、少有的、不平常的事业,因为你想把他们从黑暗的深渊引到绚丽多采地散布于蔚蓝天穹的众星所交织成的开阔、静谧、明朗的景色中去。虽说你那一片虔诚的心意只会对人们有益,但那些蒙恩不报的小人还是要向你进攻的,而且进攻的方式将是如此的多种多样,就象善良的大地在它那母亲般的丰腴的怀抱中所生殖、养育出的动物是多种多样一般,只要下述情况是真实的话,即人类通过它的每一个体特地显示出一切其他种类的多样性,俾使整体的东西在人类的每一个体上比在其他种的个体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人,就像个目光微弱的田鼠,只

173

---

① 第一篇对话跟论述原因、本原与太一的后四篇对话的内容,没有直接联系。第一篇对话是在写了后四篇主要对话之后才写的,它是为《灰堆上的华宴》一书作辩护。斐洛泰奥和泰奥非的名字,跟在其他对话集中一样,作者是用来表示自己的。艾里特洛标(《转向太阳》)是布鲁诺的追随者。

要一闻到新鲜的气息，便扒开泥土急忙钻回大自然给它指定的黑冬冬的洞穴里去。另些人则像惯于过夜生活的飞鸟，只要一看到从明亮的东方升起玫瑰色的太阳使者，由于眼力微弱，便急忙隐藏在自己的昏黑的避难所里。凡是不敢跟天体照面的、命中注定要把冥王普卢托<sup>①</sup>的牢狱、山洞、地穴作为栖身之地的、听从阿列克托<sup>②</sup>的可怕的复仇的召唤的一切生物，都张开翅膀，迅速飞回自己的住所。而那些生来就是为了要看见太阳的一切生物，为了可咀咒的黑夜的告终而欢欣若狂，他们感谢苍天的恩遇，并准备好用自己的眼球水晶体的中心来迎接那强烈渴望的、长久期待的阳光，用心脏、用欢呼、用双手向东方遥拜。当美妙的泰坦<sup>③</sup>从金色灿烂的东方驱散了它的火焰驹，打破了阴湿之夜的制造梦幻的寂静之后，人们便开始理性的谈话了，纯洁无辜的、无力自卫的羊群，像一片皑皑白雪，开始咩咩作鸣，牛群在粗鲁农夫的照管之下开始哞哞地叫唤起来。赛利那斯的驴子大声嘶叫，想再次吓跑愚蠢的巨人，以保护处于窘境众神<sup>④</sup>；肥笨的猪猡在它们肮脏的床铺上翻转身子，发出令人厌烦的哼哧声，震耳欲聋。老虎、狮子、熊、狼和狡猾的狐狸，从他们的洞穴里探出头来，从荒无人迹

---

① плутон 古代希腊神话中阴曹之神。

② Алекто (希腊文即雄鸡的意思)——是太阳上升的报信者。

③ Титан——希腊神话中与天神斗争的巨人。——译者

④ 这里布鲁诺指的是这样一个神话：朱比特向巨人宣战后，召集了众神会议。巴考士，即酿酒之神，及其伴随者赛利那斯，是骑驴子来的，驴子看见巨人，吓得远远就大声嘶叫起来，结果却把巨人们给吓跑了，这样使众神得到了胜利。

译者按：

巴考士(Вахх)——古罗马人的丰产和酿酒之神，相当于希腊的狄奥尼斯(司酒之神)。

赛利那斯(Силен)——古希腊神话中善作预言之神，是狄奥尼斯的教导者和伴随者，在绘画中，它是一位喝得微醉的、秃顶的、善良的老人，总是骑着驴子手里拿着酒囊。在后来的神话中，这个赛利那斯演变为好几个赛利那斯。

的高处眺望着平坦广阔的猎场，从他们粗野的嗓子里发出凶猛的吼叫，呼噪和狂吠。在空中和在茂密的叶簇之下，火鸡、鹰、孔雀、鹤、斑鸠、掠鸟、麻雀、夜莺、寒鸦、喜鹊、乌鸦、布谷鸟和蝉，都毫不迟延地相互对答起来，发出加倍喧嚣的唧唧喳喳的声音。白色的天鹅、羽毛花哨的水凫、奔忙的潜鸟、池沼上的小水鸭、嘎嘎的鹅群、诉怨似地咯哇咯哇叫的青蛙，也都从 174  
涟漪起伏的水面发出聒耳的嘈杂之声。所以，当炽热的阳光在我们这个得天独厚的半球上空潋散开来的时候，同时也将有许许多多纷繁杂沓的声音——就像发出这些声音的动物那样繁杂众多——向它发出狂欢的、甚至是使人厌烦的祝贺。

斐：每个生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不仅是平常的事，而且也是自然而必然的事。要想动物像人那样，发出音节分明、重音正确的声音，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与动物的身体结构是相反的，口味是各不相同的，食物也是不一样的。

阿：请允许我也从自己的角度说几句，我想要谈的，不是阳光的问题，而是这么一些情况，它们使那些能看能瞧的人的外部感官愉快的程度，不如使他们内心不安的程度更大。对于您，我怀着兄弟般的情谊，祝您安谧，愿您平安无恙；为了您的宁静和安谧，我不希望看到您的这些谈话会被编成喜剧、悲剧、哀歌或者像您不久前公诸于世的那种对话；那本对话，由于您把它公诸于世，结果却使您不得不闭户独居、隐避起来。

斐：请您直说吧。

阿：我就要说的，不过不是作为一个神圣的预言者，不是作为一个远离现实的观察者，不是作为一个启示天国秘密的魔术师，也不是作为天使借以显灵说话的巴兰的驴子<sup>①</sup>；我就要议论的，

---

<sup>①</sup> Валаамская ослица——巴兰的驴子忽吐人言，意指哑吧被挤兑得也说了话，此典故源出于圣经民数记，第 22 章。——译者

不过不是作为受巴考士所鼓舞的人，不是作为充满了巴那萨斯的浪荡缪斯的淫风的人<sup>①</sup>，不是作为被非巴斯<sup>②</sup>弄得怀孕了的西培拉<sup>③</sup>，不是作为有预言能力的卡桑德拉<sup>④</sup>，不是作为从头到脚充满了阿波罗<sup>⑤</sup>灵感的人，不是作为因神的宣谕或因特尔斐<sup>⑥</sup>的三脚供桌而恍然大悟的先知者，不是作为把斯芬克斯<sup>⑦</sup>的阴谋诡计予以揭穿的埃提巴斯<sup>⑧</sup>，不是作为解破了示巴女王的各种难解谜语的所罗门王<sup>⑨</sup>，不是作为奥林比亚会议的阐释者克尔克<sup>⑩</sup>，不是作为充满灵感的麦林<sup>⑪</sup>，也不是作为从特洛丰尼奥斯的岩洞中走出来的人<sup>⑫</sup>，我将以日常的一般的方式来说话，作为这样的人说话，他的心意完全不是要绞尽大脑小脑的脑汁直到 *dura* 和 *pia mater*（硬的和软的脑膜）连点渣滓都不剩的时候；作为这样的人说话，他除了自己的脑子外，没有别的脑子，他那脑子，甚至连奥林匹士山上最末微

① Парнас——古希腊中部之山名；相传为缪斯女神居住之地。——译者

② Фебом——希腊神话中司日轮之神，为阿波罗之别名。——译者

③ Сибилла——女巫。——译者

④ Кассандра——希腊史诗中特洛亚国王普里安的女儿，阿波罗看中了她，授她以预言的才能；但她拒绝了阿波罗的爱情，因此阿波罗对她施以处罚，使她的预言永远无人相信。——译者

⑤ Аполлон——古希腊最受尊敬的神之一，视为太阳和光明之神，农业、文艺、美术的保护者。——译者

⑥ Дельфий——希腊之城名，阿波罗的神殿所在处。——译者

⑦ Сфинкс——希腊神话中狮身或狗身女首女胸的有翼怪物。——译者

⑧ Эдип——希腊神话中底比斯之王。——译者

⑨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華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引文见《旧约全书》，《列王纪上》，第10章，第1—3节。——译者

⑩ Калхас——又名 Калхант（克尔汉特），古希腊史诗中的预言家和祭司，曾随希腊人向特洛伊进军。——译者

⑪ Мерлин——中古稗史中一位有名的预言家及幻术家。——译者

⑫ Трофоний——阿波罗在特尔斐的神殿的建造者，死后被尊为英雄，他在一个大山洞中有一个神宣所。波桑尼阿斯曾描述：他在斋戒之后，如何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引到这个岩洞里去，并详述了他在洞中所看到的一切。——译者



的、作为天国奴仆的神仙们都不屑于赏识(我说的是那样一些神仙们,他们吃的不是佳肴美味,喝的不是玉浆琼液,而是用残酒剩饭来解渴充饥,如果他不能满足于水和幼虫的话;我指的是那样一些神仙,通常他们对于我们更接近、更亲切些,更爱说话一些),譬如神仙巴考士,或骑驴的醉老头子赛利那斯、潘、非尔土穆纳斯、福纳士、普赖埃巴斯<sup>①</sup>,他们所惠予我的,不过是他们通常让自己的马匹所知道的一些东西。

艾: 这个开场白太长了。

阿: 请忍耐,——结语将是很短的。简短地说,我将使您有机会听到不需要解释的话,它们仿佛经过蒸馏,在蒸馏瓶中蒸过、在煮锅中煮过、按照一定方法升华出来的精华一样;但这将是我的奶妈灌输到我头脑中去的话,说到我那奶妈,她可真是肥胖,厚厚的皮肤,高耸的乳房,滚圆的肚子,陡直的胯股,宽大的屁股,简直像我在韦斯敏斯特<sup>②</sup>看见的一位伦敦女人:她的一双乳房温暖着她的肚子,那双乳房大得好像是巨人圣斯巴拉哥里的一双靴子,如果把它们加工制成皮革,也许就能做成两只菲拉拉<sup>③</sup>的囊笙<sup>④</sup>了。

艾: 到此你的开场白该结束了吧。

阿: 此外,在最后我想请您(撇开您那哲学的辉煌光采所引起的各种声音和啼鸣),来解释一下,您究竟希望我们用什么样的声 176

---

① Пан——森林四野之神,其状令人不寒而慄。

Вергумн——变化、四季之神。

Фавн——森林之神。

Приап——巴考士之子,生殖之神。

② Westminster——伦敦市之一部分。——译者

③ Феррара——意大利的城市,菲拉拉省的行政中心。——译者

④ Волынка——民间吹奏乐器。有两个或者更多的管子插入一个皮囊内(囊由皮或膀胱作成),一个管子专用来吹胀皮囊;一个管子用来按奏曲调,其他管子不断地发出声音。——译者

音来祝贺那一抹从《灰堆上的华宴》一书中放射出来的学说之光？读《灰堆上的华宴》的，是些什么动物？我是问：它们是水里的还是空中的，是地球上的还是月亮上的？斯密特、普鲁金齐、弗鲁拉<sup>①</sup>的建议我们且不管它，我想知道的是：人家说你的声音像只疯狂的暴怒的狗，这话错没有呢？此外，由于你那书里掺和了各种各样的语句：繁难的和严肃的、道德的和物理的、下流的和高尚的、哲学的和诙谐的，故而人家又说你时而像猴子，时而像狼，时而像喜鹊，时而像鹦鹉，时而像这种动物，时而像那种动物；我很想知道，这些人究竟错没有呢？

斐：不要惊奇，老兄，因为那无非是一次会餐，在那里，由各种滋味和气道、饮料和食品的作用所引起的感觉，开始支配着人的头脑。物质的和有形的宴会是个什么样，言语的和精神的宴会也恰是什么样。所以，这个对话式的宴会也具有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多种多样的组成部分，就像那物质的宴会具有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多种多样的组成部分一样；同样，前者还具有特殊的条件、境况和手段，恰如后者具有自己的条件、境况和手段那样。

阿：请您帮助我弄清楚吧。

斐：在那里，像惯常的和应有的情形那样，通常有一般的食品和冷盘，有水果和家常饭菜，有厨房作的，也有药房小灶作的，有供健康人吃的，也有供病人吃的，有凉菜和热菜，有生菜和熟菜，有海味和山珍，有野味和家禽，有炒的也有烩的，有熟透了的，也有含青未熟的，有的只是为了营养，有的则是为满足口味，有味道浓厚的，也有色调淡薄的，有咸的，有淡的，有粗糙的，也有精致的，有苦的也有甜的；同样，这里的饭和菜也是按照

---

<sup>①</sup> Смит, Пруденций, Фрулла——参看《灰堆上的华宴》。普鲁金齐相当于本书中的波里尼，弗鲁拉相当于格瓦西。

一定的顺序上的,有着各种各样的和味道截然相反的盘碗,适 177  
合着参加我们这个象征性宴会的人们的各种不同的和截然相  
反的胃口,好让任何人都不能抱怨说徒然出席了这次宴会,谁  
要是不喜欢这样作,那就请他参加别的什么宴会好了。

阿: 对。但是,如果在您的宴会上、在您的晚餐席上除此之外还出  
现了这样的东西,它们既不适于作冷盘,又不适于作其他食  
品,既不适于作水果,又不适于作通常饭菜,既不适于作冷的,  
又不适于作热的,既不适于作生菜,又不适于作熟菜,既不能  
满足口胃,又不能解渴充饥,既不适于健康人,又不适于病人,  
看样子既不是出自厨师之手,又不是药房人员调制,那您该如  
何解释呢?

斐: 你将会看到,就是从这方面看,我们的宴会也跟任何别的宴会  
没有什么不同。比如,在最富丽堂皇的宴会上,也许会有一块  
菜由于太热而烫了你,于是你不得不把它重又吐出口外,或者  
把你烧得两眼泪花,在你的舌头上贴着上颚翻来滚去,直到你的  
喉头用力把它吞下去为止;也许你的某一个牙齿疼起来;也许  
你在吃面包时,会一不小心咬痛了自己的舌头;也许一块小  
石子咯坏了你的牙,塞在牙缝里,使你咧着大嘴抽气;也许一  
块什么皮或厨师的一根头发贴在你的上颚上,弄得你发呕;也  
许一根鱼刺搁在你的喉咙里,使你轻轻地咳起来;也许一根小  
骨头卡住你的喉头,使你喘气都没得办法;——同样地,在我  
们的宴会上情形也是如此,由于我们所共有的不便,在我们的  
宴会上也有与此相当的、类似的东西。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  
的原始祖先亚当的罪过,由于这种罪过,步入歧途的人类本性  
被判给这样的惩罚: 当享有愉快的东西时总有不愉快的东西  
相偕而来。

阿: 虔敬而笃诚! 但是人家说你是个发狂的犬儒,你怎样回答呢?

- 178 斐：我可以很轻松地同意这一点，如果不是全部地、那也是部分地同意。
- 阿：但是，您是否知道：受人侮辱是不像予人侮辱那样值得谴责的？
- 斐：我的侮辱可以叫作报复，而别人的侮辱则是进攻，对于我说，这就够了。
- 阿：甚至神仙也会蒙受侮辱、挨人谩骂、遭受诽谤的，不过，侮辱、谩骂、诽谤是那些粗野的、下流的、卑鄙的、罪恶的人们才干得出来的。
- 斐：这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并不是要侮辱谁，而是要努力作到：在备受侮辱之余不再受到更多的侮辱；并且对那些与其说是针对我们、毋宁说是针对被蔑视的哲学而来的种种侮辱，予以反击。
- 阿：所以，你想表现得像个咬人的恶狗似的，好让人家不敢惹您。
- 斐：对，是这样。因为我非常渴望安静，而且我是不高兴受人侮辱的。
- 阿：唔。但是人家认为，您的作为未免有点太绝了。
- 斐：那是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也让别人取得教训——不要向我、向旁人寻衅，而要用类似的中词推出这些结论。
- 阿：侮辱是私下干的，报复可是当众进行的。
- 斐：但报复并不因此就变成不公正的了，因为有许多错误，当众受到公正的惩罚，但都是私下里干出来的。
- 阿：不过，这样一来，您就损坏了自己的名誉，使自己成为比他们更应受谴责的人物了，因为他们将公开地宣扬，说您太无容人之度，说您想入非非、离奇古怪、轻举妄动。
- 179 斐：我不在乎这些。只要他们或别的人不再纠缠我，也就行了。否则我要用讥诮者的棍子叫他们让我安安静静地从事我自己的

事情;如果他们不想向我表示友好,那至少也得节制一下他们对我的不礼貌行为。

阿: 您是否觉得,采取报复的手段不是哲学家所应作的?

斐: 如果那些把我吵得不能安静的人是克姗梯朴<sup>①</sup>的话,那我便是苏格拉底。

阿: 难道说你不知道么,所有的人都应该宽宏大量,克己容人,这样,他们才能像神仙和英雄一样,据一些人说,神仙和英雄是要等到以后才报复的,另一些人则说,他们根本不报复,也不发怒。

斐: 如果你以为我在报复,那你就错了。

阿: 怎么?

斐: 我是在纠正;由于这样作,我们也像神仙那样了。你知道,朱比特曾叫可怜的武尔坎<sup>②</sup>在节日也要不停地干活;他的不幸的铁砧接连不断地受到无数次的狂怒的锤击,当一个锤子还没举起的时候,另一个锤子又落了下去,以便能够发出足够的正义的闪光,来惩罚犯罪的人们。

阿: 您和朱比特的铁匠——塞浦路斯女神的配偶是不同的。

斐: 我并没有全部放开愤懑的马勒,并没有使出最大的力量用马刺来激发暴怒,因此,就我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容忍与大度来说,也许我是像武尔坎的,不过这已经够了。

阿: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堪当风尚的纠正者的,特别是众多人们的风尚。

斐: 这里你应该再添上一句: 特别是当众多的人们没有触动它的时候。

阿: 据说是应该干涉他国事务的。

---

① Ксантиппа——苏格拉底的爱吵嘴的妻子。

② Вулкан——来自罗马神话;是专门为宙斯制造武器的火神。

180 斐：而我要说这么两点：第一，不应该杀害这样的外国医生，他想采取本地医生不用的医疗方法治病；第二，对于真正的哲学家来说，任何国家都是他的祖国。

阿：可是，如果他们既不承认你是哲学家，又不承认你是医生，也不承认你是同胞呢？

斐：这还不等于我不是哲学家、医生和其同胞。

阿：您这话谁相信呢？

斐：打发我到这里来的众神，坐在这里的我，还有那些长着眼睛能够看到我在这里的人。

阿：你的见证人为数太少、也太无声名了。

斐：真正的医生是为数极少、声名不大的，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真正有病的。我是想说：他们没有权力采取这样的手段来对待那些给他们带来喏大好处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外国人。

阿：承认这些好处的人是不多的。

斐：难道说珍珠会因此而贬值吗？难道说我们不应该用尽力量来保护它、并叫人保护它、搭救它、捍卫它、珍藏它，使它免遭猪猡的践踏吗？那高高在上者是如此地垂青于我，我的阿尔麦索，我进行这种报复，从来不是出自齷齪的爱面子思想，或出自卑鄙的个人考虑，而只是出自对我亲爱的哲学母亲的钟爱，出自由于别人侮辱了她的尊严而激起的一片热忱。她的撒谎成性的亲族和子女们（因为，没有一个卑鄙的学究、没有一个夸夸其谈的懒汉、没有一个愚蠢的荒淫之徒、没有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不想跟她攀亲叙旧的，他们或者摆出自己的书籍，或者留起长长的胡须，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来炫示自己的重要），把她玷污到这种地步，哲学家一词在人民眼里简直就是骗子、无赖、书呆子、滑头、小丑、巫师，只适于供人坐在家里消愁遣闷，和在田野里吓唬小鸟。

181

艾：说真的，大多数人对哲学家的尊重还不如对神甫们的尊重呢，因为，后者虽说出身最为贫贱，但毕竟还没有把僧侣界弄到如此受人鄙视的地步，而那些可以称做任何种类的禽兽的人们却把哲学给弄得江河日下了。

斐：所以我们应该称颂古代，那时哲学家是这样的，他们被推举为立法者、参议和王公，参议和王公被推崇为祭士。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神甫则受人蔑视，与他们一起，神的戒律也遭到轻蔑；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受人鄙视，由于他们，科学也遭到冷眼。此外在他们中间，还有这么一帮恶棍，他们就像杂草吃掉庄稼一样，用野蛮的狂言呓语摧残那只有少数人才能企及的罕见的美德和真理。

阿：唔，艾里特洛标，我真没见过这样的哲学家，竟因哲学受轻蔑而如此愤慨，我真没见过像泰奥非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科学竟如此激动！假使所有别的哲学家们都是这样的有心襟，也就是说，都是这样的易于动火，那该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艾：别的哲学家没有发现这么多，所以也无须这样地保卫它、这样地守护它。而且，他们会很容易地轻视那种一钱不值的哲学、或者值钱不多的哲学或者他们不懂的哲学。可是，那发现了隐蔽的真理宝藏的人，则为宝藏的神奇美妙所震惊，他会像一个具有肮脏的黄金欲、珠宝欲、钻石欲的人那样，或像一个被女色俘虏的人那样，珍视它、守护它，谁要是曲解、轻视、玷污了她，他就会醋意大发。

阿：让我们好好想想，回到我们的本题上去吧。泰奥非，关于您，182  
人家说，您在《华宴》中谴责并侮辱了全城、全省、全国的人们。

斐：这样的事我从未想过，从未图谋过，也从未作过；假使我这样想过、图谋过、或这样作过，我会把自己谴责为最坏的人，我愿作一千次更正，我愿上千次地弃绝它，上千次地唾弃它，别说

我侮辱了像这样一个高尚的古老的國家，哪怕是我侮辱了一个被人们视为野蛮的國家，哪怕是一个被人们指摘为不文明的城巿，哪怕是一个被人们视为野蛮的种族，哪怕是一个被人们指责为不好客的家庭，如果我侮辱了它，我甘愿引咎自责。因为，不可能有这样的國家、这样的城巿、这样的世代、这样的家庭，其成员具有相同的脾胃，而没有相反的、互相对立的性格，由于这种相反的性格，这个人所喜欢的，则是那个人所不喜欢的。

阿：的确，我全部读了，读了不止一遍，并且也很好地思索了。尽管在某些细节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到您有点不能自制，但总的说，我认为您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合乎情理的，谦恭有礼的。但关于您的流言，正像我刚才所告诉您的，毕竟是于您不利的。

艾：所以有这些谣言流传，是由于那些感到刺痛的人卑鄙无耻，他们为了报复，又感到自己的智慧、学识、天资、力量都不够，于是便竭尽其力地制造一些只有他们那一流的人才会相信的谎言，搜罗同党，以便把针对某几个人的指责说成是对全社会的侮辱。

阿：相反地，我认为有些人并不是没有见地的，并不是没有理解能力的，他们所以认为侮辱带有普遍性，是由于您把那些习气归之于高贵门第的人们。

斐：那末是不是说，像上面说的那类风习，以及更坏得多的、在性质上、种类上、数量上都更为离奇的风习在世界闻名國家、闻名地区就不会有呢？如果我说在意大利、在那不勒斯、在诺拉有这样的和更加罪恶的风习，难道说你就认为我侮辱了祖国、对她忘恩负义么？难道说这就贬损了那个得天独厚的國家么？难道说她就不能在同时和同样的程度上被称作地球的头



脑和右手了么？难道说它不曾是其他民族的统治者和管辖者么？我们以及其他的人们不总是称她为一切美德、学说、文化、谦让、礼貌的教导者、培育者和母亲么？我们的诗人对她的赞扬难道说夸大了么？难道说不正是这些诗人在同等的程度上又称她为一切罪恶、欺骗、吝啬和残忍的渊藪么？

艾：按照您的哲学原则，这是正确的；在这些原则中您断言：对立面吻合于本原中和最近的客体中，所以，那些最有能耐的、能够作出崇高、英勇、豪迈业绩的天才们，如果放荡不羁，也能作出顶顶丑恶的事来。此外，最罕见的最杰出的天才通常总是出现在最无知最愚蠢的人们中间；在大多数人最不文明、最欠教养的地方，往往会见到最文明、最有教养的人；所以，看来，不同的民族是以不同的方式赋有同等程度的优点与缺陷的。

斐：你说的是真理。

阿：但是，泰奥非，我和许多别的人都感到遗憾的是，您在我们可184爱的祖国所遇到的，尽是这样的人，他们使您不得不通过《华宴》来发泄牢骚；而不是另一种为数众多的人，他们会向您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国家，尽管贵国诗人曾说她“*Penitus toto divisus ab orbe*”（“完全与世界隔离”）<sup>①</sup>，但她却是爱好从事文艺、军事、侠义、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事业的。在这一切事业中，只要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我们都尽量使自己不亚于我们的祖先，不逊于其他别的民族，特别是那些民族，他们认为，高尚、科学、军事和文化似乎是大自然赋予他们的。

斐：我可以肯定地说，阿尔麦索，对于您所说的，我无论在言词上、在理智上、在意识上都不应该、也不可能与您相矛盾，因为您是在无可指摘地、谦虚地、有根有据地维护自己的事业。因此，由于您，这样一位毫不狂妄自大的人，我开始感到后悔和

<sup>①</sup> 出自维其略的《牧歌》，第 67 首。